

这场以“江南文脉何以蓬勃”为主题的文学论坛上,长三角的作家一致认为——

吴侬软语并非江南印记的全部



“以上海为点,往上走走到江苏的连云港,往下走到浙江的温州,把三个点连接起来,刚好是一个等边三角形。”《江南》杂志副主编哲贵说,“这是我们狭义上的长三角,现在的长三角还包括安徽,如果归纳进来,应该是一个不等边四边形。”



《繁花》成为当代方言写作的代表作



马上评

赏味

□ 徐翌晟

一部《繁花》,成为当代方言写作的代表作。其实,《繁花》里的上海闲话是经过选择和改造的,而不仅仅是纯粹口语的复制。

差异的存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,南北的文学期刊有很明显的审美趣味差异,如果没有这样的差异存在,那中国只要一本杂志就够了。其实,我们要做的就是更坚持自己的审美趣味,然后保有这样的差异性。

恰到好处方言,能为文学作品增色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鲁迅、茅盾、郁达夫等大家的名著中,都有大量传神的方言运用,有些甚至成为了语言经典。在经历了多年“推普”后,方言又悄悄回来了。时下,方言话剧、方言影视剧十分火爆,这也反映出地方语言的独特魅力。

作家孙甘露说,写作者有时反而是本民族语言中的陌生人,脱开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才会发现不同的风景。或许江南人在江南之外写江南,更会动情感人。

文学赏味,就是赏其万千滋味。对江南文化,对自己的城市文化,只有不断加深认识,不停挖掘深度,才能获得足够的自信。

日前,在“收获文学榜”系列活动的第二场论坛上,长三角地区文学期刊的编辑们与部分作家相聚在上海市作协大厅,展开以“江南文脉何以蓬勃”为主题的讨论,哲贵的“几何式”形象界定,引来了大家的笑声。

但是,“江南不仅是地理的概念,还是情感和语言的方式,甚至是一种文化的隐喻。”论坛主持人、苏州大学教授季进说。

《雨花》杂志主编、鲁迅文学奖得主朱辉认为,在作品的基础上归纳提炼江南文化的特质,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话题,“但对创作而言,不能削足适履,冲着所谓的江南风格而去。”

谈到“江南文化”,方言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其中绕不开的一点,一些南方作家总是

尝试着在写作中与方言相连,而现在的一些青年作家在普通话的环境中成长,方言的痕迹早已经淡化。

作家周嘉宁从创作语言学的角度谈到了方言写作的特点,“我现在写小说时,会非常注意语言的问题。我电台听得比较多的,是北京和东北那边的私人电台。年轻的主持人觉得自己说的是普通话,其实他们是在使用自己的方言,但我们所有人都听得懂。很少看见南方人用方言做电台节目,特别是上海人和江浙这一带,我们通常会使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。”对周嘉宁而言,她的日常语言早已是普通话而非沪语,“普通话具有普遍性、规范性、规则感,而最具有生命力的语言,往往是要突破一种理论性、规则感而存在的。”

对于方言进入小说创作的问题,《小说

界》执行主编乔晓华在工作中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,“南方作家还是不多,哪怕作家是南方人,但是现在的地址却在北方。”她提到:“北方作家都是普通话语系的,很有自信,就算用到东北方言,也不会有沟通障碍,四川也会非常自然运用一些方言,让我们觉得很有冲击力。反倒是江南这一带,使用方言写作非常不常见,而是自觉地使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。”她透露,上海的作家使用方言写作时显然会很小心,他们会探讨方言怎么使用得比较标准,如果使用了宁波方言,文章下面会专门写明注释,但这种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北方作家身上。

“在一个传统的国家向新的国家转型的过程中,用新语言描绘正在发生正在转变的新生活,一切都在生长中。”作家孙甘露说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晟

我的初心在上海

著名出版家沈昌文睡梦中离世

著名出版家、文化学者、前三联书店总经理兼《读书》杂志主编沈昌文(见左图)昨日在睡梦中安详离世,享年90岁。

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,毕业于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,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、秘书、编辑、主任、副总编辑,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,任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《读书》杂志主编。主事《读书》后,沈昌文要广开言路,达成“通识”,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精神家园。他最怕的是不允许各种观点并存。其间,三联出版西方经典著作《宽容》《情爱论》《第三次浪潮》以及蔡志忠漫画、金庸著作,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。他主持下的《读书》杂志,被认为是“观念最开放、思想最活跃”的刊物,先后开设了冯亦代的“西书拾锦”、王佐良的“读诗随笔”、樊纲的“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”、赵一凡的“哈佛读书札记”等多个兼具文学性、思想性的

专栏,使《读书》杂志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。1996年1月退休后又发起创办《万象》杂志,策划出版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等。

沈昌文曾总结自己的出版工作经验是“三个第一”,即文化第一,质量第一,人脉第一。他说,所谓人脉第一,“就是人际关系。编辑是组织生产的人,这中间,自然要和生产要素搞好关系嘛。”而要搞好关系,和朋友吃饭就十分重要,他直言不讳地说:“我是主张吃的。跟文化人或者思想家要搞好关系,我没别的手段,只有一条——吃。饮食便于进入主题,就有话可谈。”

作家简平回忆,与沈公在一起最开心,大家常常笑声不绝。沈公素好美食,尤喜上海大闸蟹。几年前他被查出了肝病,不能高蛋白高脂肪饮食。但是沈公从不以为意,信奉“顺其自然”。2020年12月9日那天,沈昌文还高高兴兴地与友人聚餐,夫人生怕他又抵不住美食诱

惑,嘱女儿一起前往,知道沈昌文喜欢喝啤酒,临行前规定他“只能喝一瓶啤酒”。但是沈公“狡猾”地在自己面前摆了一瓶,在不喝酒的简平面前放了一瓶,又偷偷在自己脚下藏了一瓶,这样,就有了三瓶的量可以调配。“从他身上看到传统知识分子的豁达从容。”

在2019年上海书展前赶出的《八八沈公》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,是为庆祝沈公八十八岁寿辰,他的旧识、好友、弟子徒孙奔走相告,收集了三十四篇关于沈公的趣事文章。书一出炉,沈公就来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。“我的初心在上海。我是上海人,就是上海的‘小赤佬’。在上海待了19年,这期间不只是为了人的成长、文化知识,更重要的是精神上有了指引。”到北京后,沈昌文慢慢从校对员做到了主编,他回忆自己曾得到出版界前辈的庇护,后来在他的身后,又有一串新的出版人跟随着。“我知道出这本《八八沈公》背后的意思就是要我不忘初心。”

本报记者 徐翌晟



上海夕阳红口腔门诊部

电话: 62490819 62498957

地址: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1701号204室

沪医广(2020)第10-23-C467号 广告有效期至: 2020年10月23日至2021年10月22日止